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 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为例

袁 磊¹ 隋丹妮¹ 张 旭² 周汉毅¹

(1.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4; 2. 桂林旅游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在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指引下,民族地区社区教育被赋予新时代内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成为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新时代主题。首先,阐述了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了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存在政策法规保障不充分、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平衡、功能定位不突出等现实困境;最后,在龙胜各族自治县社区教育发展的经验中,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针对性地分析提炼实践路径:宏观层面应构建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政策法规保障体系、构建“政府-社区-平台”三方联动模式、构建民族地区社区学习共同体、打造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特色品牌;中观层面应构建“县-镇-村”三级社区教育文化传承平台、打造民族地区社区文化传承场、构建专业化社区教育教师团队、构建民族地区数字化服务平台、构建民族特色课程体系、构建民族地区社区教育评价体系;微观层面应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和勇于担当传承使命。以期切实提高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水平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7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00(2022)03-0078-10

DOI:10.13927/j.cnki.yuan.20220516.003

一、研究背景

社区是重要的社会细胞,承担着维护社会机体健康发展的多种职能,包含着独特的教育功能^[1]。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开展社区教育的县(市、区)实现全覆盖^[2]。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等九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积极构建广西终身教育体系,明确提出2020年基本形成具有广西特色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3]。为达成此目标,广西教育厅下发《广西社区教育示范区和实验区建设标准》,从制度、体系、经费等方面明确了实验区和示范区建设要求,广西成为全国为数不多明确自治区(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区和实验区建设标准的省区之一^[4]。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及“文化”一词,并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的繁荣兴盛看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5]。但是,随着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的日益变化,人口老龄化、“农村留守儿童”等现象以及外来文化浸入等问题相继出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仍然面临着重大挑战,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机构并未认识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使得文化传承困难重重,有些优秀传统文化甚至面临失传的危机。社区是文化的微型存储器^[6],社区教育作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全民综合素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文

【基金项目】2021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晚清报刊诗歌的整理与研究”(编号:21FZW010);2021年度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课题“少数民族社区数字化信息学习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机制研究——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为例”(编号:XYCBR2021004);2021年度广西师范大学越南研究院课题“中越两党交往与合作研究”(编号:YN2021001)。

【作者简介】袁磊,博士,博士生导师,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隋丹妮,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张旭,桂林旅游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助教;周汉毅(通信作者),广西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副教授。

明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化社会治理格局指引下,民族地区社区教育被赋予新时代内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成为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新时代主题。

纵观学者对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对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较少;二是总体还处于碎片化研究阶段;三是大多从政府投入、社会团体支持等单方面切入,对政府、社区、社会团体、教育平台协同合作模式的探讨较少。尽管有学者探讨了社区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关系,但很少有学者从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视角将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有机地整合起来开展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有着内在联系,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发挥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独特优势,实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该平台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而言既是依托又是保障。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整合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各种资源,在此基础上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社区教育的共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作用得以实现在于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良好运行。当下社区教育虽取得了较多成效,但也存在很多现实问题。本研究立足于民族地区社区教育,阐释了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把握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联系以及利用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需要,发挥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切实关注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困境,并以此为着力点,从龙胜族自治县的社区教育发展经验中提取实践路径,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系统全面思考,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不足。

二、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一)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联系

1. 两者都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

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它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民众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生活特性等内容的集中反映^[7]。社区教育是基于一定的地域范围而开展的教育活动,而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就更加突显。人类是群居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为形成共

同体提供了有利条件,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则是在此基础上坚定了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两者的作用主体相同

社区教育面向的是社区内的每一个个体,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依靠每一个个体。“人”是文化的传承者,传承活动围绕和组织每一个个体开展。因此,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社区教育的作用主体都是“人”,脱离了“人”这一要素则不存在^[8],两项活动的开展都是以“人”为中心,同时具有社会性。

3. 两者的发展目标相同

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社区教育的内涵,促进了社区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社区教育拓宽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两者相辅相成。社区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社区成员的发展、改善生活质量、形成共同体意识和获得文化认同。文化是人的共识符号,也是人类结成稳定共同体的依据和内在动力^[9]。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对文化的再生产,是整个民族不断自我发展的方式,是民族成员文化意识的广泛积累,更是民族共同体基因的代代相传^[10,1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同心圆,外圆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圆代表少数民族共同体^[10]。因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社区教育都有助于形成这种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二)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需求

现代社会的发展引发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很多家长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纷纷选择远离家乡寻求发展机会,导致出现“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现象,鲜于对传统文化的言传身教。同时,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民族地区的家庭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愈加消减,关注实用性与功能性较强的科技,人们热衷于享受科技为现实生活带来的便捷,沉迷于网络生活的娱乐消遣。基于上述现象,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现象。另外,学校教育普及性强、系统性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民族地区的学校对于必修课程教学内容的重点关注使得自身无暇顾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观念上并未给予十分的重视;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学校受限于经济条件,无法克服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活动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质量无法提供保障。

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不同,社区教育面向的是社区全体成员,教育活动更具综合性,现代社区教育本身也具有特色性、整体性、“三全”统一性以及教育与生活、发展的关联性^[12]。有学者指出,人类的活动

充满了活的教育,应该实实在在地走进生活^[13]。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14]。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亦是应该走进生活中^[15]。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能流于形式,要在真实的、活的文化情境中开展以焕发文化的活力。社区教育与生产、生活、发展关联密切,其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对于资源的整合利用更具优势,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三)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思路

民族地区既为多元文明之历史交汇地,又为中华文明之重要展演场域^[16]。本研究主要采用访谈、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调查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明确制约其发展的现实困境,以期找到突破口。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为案例,分析其社区教育的发展经验,从中提炼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以应对现实困境。龙胜各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桂林市,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多民族自治县,具有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同时也是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龙胜县的农村社区教育实验已开展了十六年,其地方特点和特色在民族地区具有典型性,在2013年还被批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社区学习中心”(CLC)项目实验点,积极通过社区教育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与传承活动。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龙胜县在社区教育发展中形成了先进经验和取得了突出成绩,将其作为案例,为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借鉴。

三、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困境

(一)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政策法规保障不充分

近年来,尽管社区教育发展迅速,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推动社区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信息化教学模式逐步推进,但社区教育法律法规制度不够健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社区教育在法律法规保障方面仍旧欠缺关注。从立法上来说,关于社区教育尤其是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并未形成明确的政策法规和法律条文;关于社区教育管理办法、社区教育的组织与开展、社区教育的规范和完善、教学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学习资源的开发与建设等方面并未形成明确的规定。总体而言,社区教育立法存在国家层面立法缺位、地方性法规零散、实施性较差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形成一个有目标、有内部联系的统一体,没

有法律来保障和规范社区教育工作的实施,社区教育在立法方面亟待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关注^[17]。这种局面并不利于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对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法治化道路展开探索与研究迫在眉睫。

(二)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

1. 管理机制不完善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与推进离不开强有力的管理机制。2017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同意广西广播电视大学设立广西社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统筹协调全区社区教育。部分城市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成立了市级社区教育指导委员会,部分县还成立了社区学院,但暂未制定相关社区教育文件和社区教育管理办法,也并未形成完善的日常工作条例和管理制度。开展社区教育工作需要政府、教育和财政等多个部门支持,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的管理机构也必不可少。自治区级社区教育指导机构作为制定社区教育发展规划、指导全区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的管理机构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市县镇村级社区教育管理机构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由于成立时间较晚以及实践经验不足,广西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体系尚未成熟,对于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关注不够、力度欠缺。由此可见,管理机制不完善是制约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2. 政府、社区、学校、家庭等协同合作不紧密

无论是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还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皆需要政府、学校、社区、家庭等多方力量的密切协作。开展社区教育工作需要“刚性”制度提供引领与保障,也需要灵活、弹性、敏捷的多方协同合作机制;政府带头引领社区教育的同时,社区、学校、家庭等多方平台也应加强协同合作。但在调研中发现,首先,政府带头引领、积极宣传社区教育的作用稍弱,尤其是在民族农村地区,认为社区教育只应在城市里发展;其次,家长将子女的教育全部寄希望于学校和社会,家庭教育的职能正在被学校教育、文化教育机构以及社区教育所代替。缺少政府的指导引领、学校教育侧重于升学率、家庭教育功能日渐弱化、社区教育目标不明确,这一系列诱因导致政府、社区、学校、家庭等联系不够紧密,多方协同合作机制并未落实,这是阻碍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

1. 经费投入不够均衡

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对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广西经济发展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因此用于社

区教育的教育经费投入也各不相同。经费投入一直是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教育经费投入的多,社区教育资源较为丰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则相反。因此,教育资源的配置极为不均衡。教育资源的配置影响着社区教育的发展,应当引起重视。

2. 师资队伍不够专业

社区教育教师的水平直接影响社区教育教学活动的质量。专业化的师资团队是保证社区教育质量的前提条件,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建设是社区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18]。目前,广西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教师队伍非常不稳定,社区教育教师数量也非常少;社区教育工作者中管理人员、兼职人员偏多,专业人员和专职人员偏少^[19]。由于社区教育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从事社区教育的教师与管理人员的收入较少,导致一部分教师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不愿意再继续从事社区教育。另外,很多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教师是社会上的民间艺人,并未接受过专业化的培训,教学能力有限。师资队伍不够专业同样制约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

3. 数字化平台建设相对薄弱

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教育教学的变革,受疫情影响以及线上教学的普及,社区教育也逐步进入数字化发展阶段。现实中,广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社区教育数字化水平提升也较为缓慢,广西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仍停留在依靠微信群交流与信息共享的阶段,并没有专门的学习网站和数字化平台来开展教学,这并不利于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

(四)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功能定位不突出

1. 社区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不高

推进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应是坚持发扬与传承民族特色。广西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文化传承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其独特的语言、饮食、风俗、节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均构成了丰富的社区教育资源,但目前广西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并没有将此类优势应用于社区教育活动当中。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功能定位的重心应放在保护、弘扬与传承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上,打造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独特品牌,坚持因地制宜的方针和路线,提升民族地区社区居民的民族自信与民族认同感,吸引更多的城乡居民主动了解、学习和感受优秀传统文化。

2. 文化传承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首先,作为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引领者,政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的功能与职能,但由于民

族地区传统文化传承具有收益延后性等特征,导致部分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20],也未能积极主动宣传社区教育,对社区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其次,民族地区社区教育需要培养具有文化传承意识的人才,社区需投入大量的人财物以参与到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但培养的人才只有一少部分能够回到该领域工作。由此看来,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社区更多扮演着投入者而非受益者的角色。最后,近年来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更多是在模仿非民族地区的社区教育,从而忽视了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导致培养的人才不适应民族地区的发展,由此削减了社区居民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

四、龙胜各族自治县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案例分析

(一) 开展“农村社区学习中心”(CLC)项目

龙胜各族自治县由汉族、苗族、瑶族、侗族、壮族五个民族构成,民族文化底蕴厚实。近年来,龙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将工作重点放在实验区示范区建设上。在政府与多方平台的努力之下,龙胜县被批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社区学习中心”(CLC)项目实验点,积极打造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特色品牌。龙胜县委县政府能够从服务民生出发,高度重视在民族地区实施“农村社区学习中心”(CLC)项目,把项目放在全县民族文化教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并以此为抓手推进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教育的工作、提高全民综合素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各族群众成为切身的受益者,全县逐步形成了重视、关心、支持、参与社区教育的新局面^[21]。龙胜县CLC项目既是促进龙胜社区教育工作取得明显进展的艰难尝试,更是打造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特色品牌的有力探索。

(二) 政府、社区、平台协同合作发展

龙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社区教育发展,与此同时,各个社区也积极寻求相关部门和多方平台的支持,积极主动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城市的高校、研究机构、社会部门等建立了合作关系。2013年,自治区教育厅确定在龙胜县开展社区教育试点实验。为更好地发展民族地区社区教育,龙胜各族自治县自此每年11月都会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动,届时举办一系列培训活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由县教育局牵头,各级乡政府承办,依托社区并借助中小学校、图书馆、科技馆、文化广场等多个平台开展各类活动。近年来,龙胜县社区教育已逐步形成“政府引导、社区主体、平台主动”的实践模式,在政府与社区的不

懈努力以及多方平台与社会力量的支持下,龙胜县社区教育得到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实践基地在此建成供社区居民开展终身学习活动,如广西未成年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基地、“教育部高等学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广西师范大学龙胜教学点、乡村研学基地、乡村振兴大讲堂等。另外,越来越多的社区教育专家学者来龙胜县调研,并对当地社区教育进行指导,甚至有些专家学者扎根于此进行研究探索与协同实践,为龙胜社区教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三) 构建社区学习共同体

2005年,龙胜县独创民族地区自然屯(寨落)社区教育学校新模式^[22],转变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办学的模式,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和

社会有关部门共同参与构建社区学习共同体。社区教育学校通过制定民族文化课程、编写民族文化教材等形式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日常教学,让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形成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局面。以学习民族传统节日为例,龙胜素有“百节之县”之称,全县有87个传统民族节日(见表1),如“龙脊梯田文化节”“长发节”“红衣节”等,传统节日能够彰显社会性文化价值^[23]。自2013年起,龙胜县委县政府正式发起“一村一节”活动,以此来展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每个农村社区都各自形成了独特的社区学习共同体,借助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教育功能,通过学习节日活动以传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表1 龙胜县传统节日(部分)

日期(农历)	节日名称	民族	日期(农历)	节日名称	民族	日期(农历)	节日名称	民族
正月初一	春节	各族	三月十五	泗水会期	各族	六月二十四	平等会期	各族
立春	闹春牛	侗族	三月十五	红衣节	瑶族	六月二十四	和平会期	各族
正月初六	鼓楼文化节	侗族	三月二十三	瓢里会期	各族	六月二十四	百家宴	侗族
正月初二至十五	吊龙节	瑶族	四月初八	马堤会期	各族	七月十四	跳香节	苗族
二月初二	土地节	各族	立夏芒种	开耕节	壮族	八月十二	盘王节	瑶族
……			五月初三至初五	龙脊梯田文化节	各族	……		
二月第一个亥日	斗牛节	侗族	五月十五	苗歌节	苗族	霜降	罢谷节	苗族
三月初三	歌节	各族	六月初六	晒衣节	瑶族	十月十日(公历)	鱼宴节	各族
三月初三	长发节	瑶族	六月初六	尝新节	各族	十月十日	神鬼节	各族
三月初四	花炮节	各族	六月初六	里木会期	各族	十一月初一至初九	冬节(侗年)	侗族
三月十五	姐妹节	苗族	六月十八	大罗会期	各族	十二月三十	除夕	各族

(四) 构建“县-镇-村”三级文化传承平台

龙胜县社区学校中心因地制宜地,充分挖掘社区资源,培育文化特色,积极探寻“CLC项目”实验的切入点,在政府与多方平台的帮助下,初步构建出“县(龙胜县农村社区教育学校中心)-镇(项目实验乡镇社区教育培训中心)-村(项目实验村屯社区学习中心)”三级社区教育文化传承的新形式,以此作为民族地区农村社区全民终身学习的新型平台。三级社区教育平台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县-镇-村”三级社区教育文化传承平台形成了县、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屯)社区上下联动、横向互动、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下设不同的科研小组和工作小组,大大提升广大社区居民综合素质的同时,也为经济的发展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 整合优化资源配置

近年来,龙胜县社区学校中心充分应用与整合现有的成职教育、基础教育资源以及家长学校、业余党

校、老人协会等教育资源,依托中小学校、老年学校以及县、乡镇、村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场所,有效开展社区教育以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与此同时,逐步创建老年大学、老年大学分校、中小学课外辅导站、文艺队、龙狮队、书画与摄影协会、山歌协会等文化传承场所,并鼓励非遗文化进校园,成立非遗文化工作室。目前,龙胜县建立活动协会与活动中心73个,老年大学1所,老年大学分校10所,每周开展学习活动2—3次,在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积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六) 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龙胜县社区教育师资队伍由专兼职教师构成。县社区教育学院的专职教师主要由县教育局成职教股的工作人员构成,兼职教师则是由民间艺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社会人员组成;乡镇社区学习中心的专职教师主要由乡镇中小学校校长和成职教专干构成,兼职教师同县社区教育学院类似;村屯社区

学习中心的教师以社会人员居多。县社区教育学院会定期对全县社区教育教师开展专业培训活动,促进社区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趋于专业化的社区教育

师资队伍为龙胜县社区教育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为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专业化师资队伍的建设提供了示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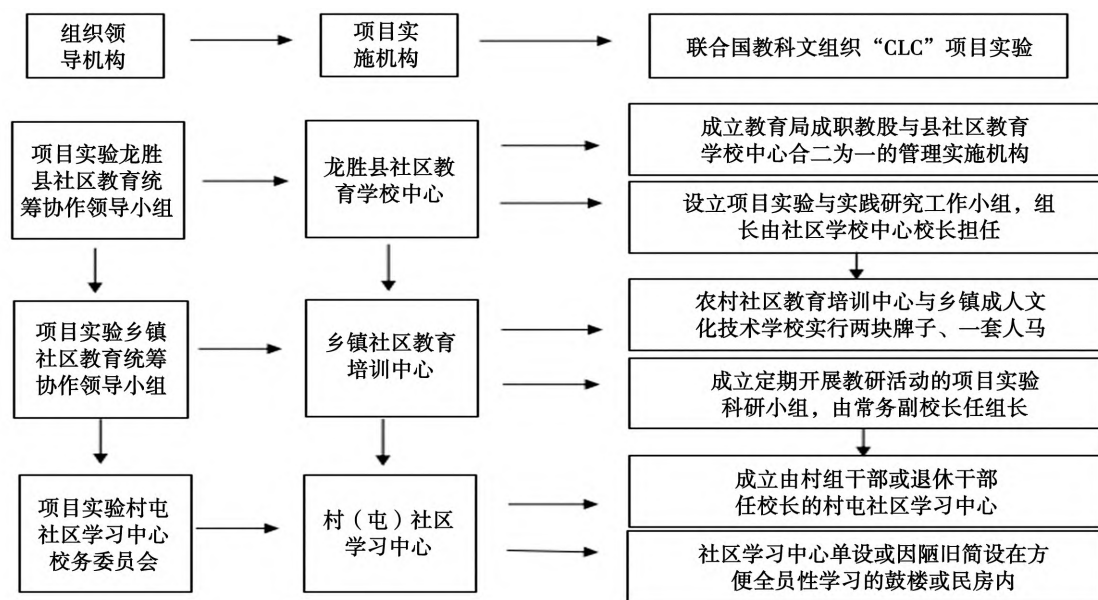


图1 龙胜县社区教育“县-镇-村”三级文化传承平台结构

(七) 开展数字化建设

目前,龙胜县社区教育逐步开展数字化建设,且已取得了较好成果。首先,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族社区学院微信公众号已于2017年12月开始投入使用,向社会各界宣传龙胜社区教育的同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引起了社区居民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其次,制作了大量社区教育课程的微视频供广大社区居民学习,数字化学习资源能够实现人人时时处处可学。再次,不同社区教育课程的微信群组成了师生交流的线上平台,师生在此可实现信息共享。最后,社区教育学习网站得以筹建,能够满足社区成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数字化建设为龙胜县的社区教育插上了翅膀,为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八) 开发民族特色课程

龙胜县社区教育学院依托当地的民族文化和资源开发具有地方特点与民族特色的课程,通过制定民族文化课程、编写民族文化教材等形式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社区教育,并形成民族特色课程体系,让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如渡江社区中心的原生态民族歌曲课程、黄洛社区中心的民族服饰与刺绣课程以及民族文化教材《令人神往的龙胜》等,促进了社区教育的发展,形成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局面。

2013年,龙胜县被教育部评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农村实验区;2016年,龙胜

县获评“中国品牌节庆示范基地”;2019年,龙胜县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评为自治区“社区教育实验区”;2020年,龙胜县被中国成人教育协会(CAEA)评为“区域终身学习发展共同体项目实验点”。一系列社区教育的荣誉显示出龙胜县民族农村社区教育取得了优异的业绩,也验证了龙胜民族社区教育活动的蓬勃发展。

五、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

(一) 宏观层面: 政府加强顶层设计

1. 构建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政策法规保障体系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按照社区管理的体制要求,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以规约社区各项公共事务管理,由政府牵头统筹,由政府、社会和学校共同管理,引领倡导开展社区教育,确保社区教育各项活动的政策保障及顺利进行。首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层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有关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地方性法规与政策文件,规划好社区教育的经费与保障措施,促进社区教育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开展,以确保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各级地方政府应严格执行自治区政府制定与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把社区教育作为政府工作目标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研究并制定适合本区域社区教育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等九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

教育发展的意见》,内容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对社区教育的发展进行规划,具体的微观层面鲜少涉及,但对于广西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政策法规保障体系的构建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保障,也离不开政府的引领与倡导,制定并完善与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相对应的政策法规有利于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 构建“政府-社区-平台”三方联动模式

“政府-社区-平台”三方联动模式即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形成“政府引导、社区主体、平台主动”的社区教育和文化传承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平台为支撑,如图2所示。“政府-社区-平台”三方联动模式能够紧密联系政府、社区和多方平台,较好地落实社区教育协同合作机制。首先,“政府”出台地方性法规,给予资金援助,增加经费投入,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的职责。其次,“社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参与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宗旨是培养具有文化传承意识的人才。再次,“平台”

可以使多主体之间进行对话,寻找利益共同点,使决策更具针对性。与此同时,通过平台可以了解多方的信息和需求,能帮助各主体及时准确地找到合作伙伴和合作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政府应建立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传承监管部门,监管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传承工作中政府所提供的资金是否得到有效的利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传承的项目是否推动三方合作、是否促进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传承工作的开展等问题,并以督查的形式保障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传承的开展,确保社区教育培养人才的质量。同时,政府应给予参与合作的主体以政策扶持和奖励。社区应建立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传承工作室,管理政府和平台提供的资金、项目、实践基地、高级技术人才等资源,通过合理利用资源实现社区教育为当地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的办学宗旨和打造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社区教育。“政府-社区-平台”模式实现了政府、社区、平台三方主体联动,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地区传承工作的改革与创新以及拓展了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新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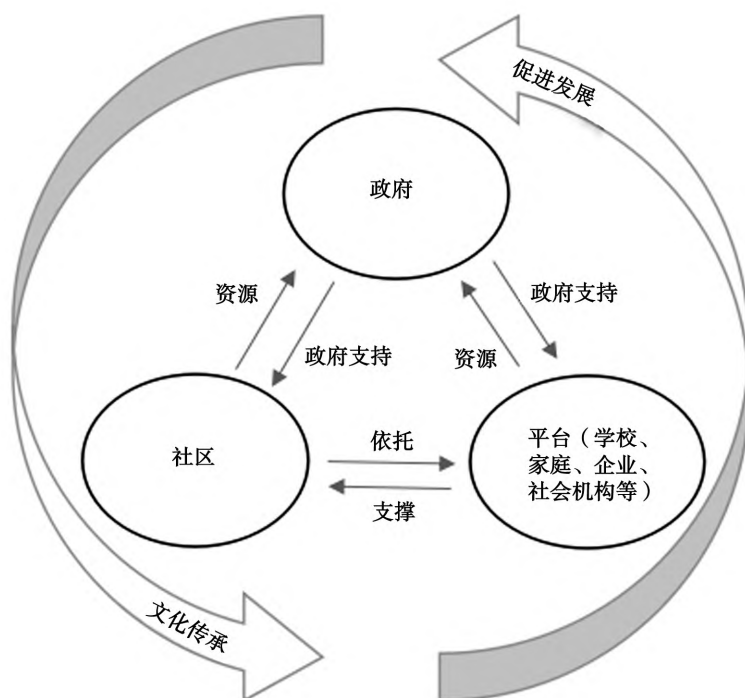


图2 “政府-社区-平台”三方联动模式图

3. 构建民族地区社区学习共同体

完善的社区教育发展运行模式需要政府、社区、平台等多方力量的共同保障,从而有效构建社区学习共同体。首先,应由政府部门主导、社区教育部门协调配合、全体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其次,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目标,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民族地区社区和谐发展”为出发点与落脚点,铸牢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与学校、社区的合作关系,有效构建民族地

区社区学习共同体。社区学习共同体可以促使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传承的氛围产生积极的辐射效应,从而引领民族地区社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民俗文化活动深度融合,进一步带动民族地区社区教育蓬勃发展。

4. 打造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特色品牌

特色品牌是对教育发展定位和教育综合愿景的高度凝结,是教育实践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24]。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充分体现民族性与地域性,体现

本区域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特色。首先,应由政府部门主导、社区教育部门统筹协调,从社区教育办学定位出发,打造与本地区民族特色 and 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社区教育特色品牌项目。其次,应依托各类平台的支持,充分挖掘各类教育及特色文化资源,培育社区教育特色品牌资源。特色品牌项目和资源可以更好地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内涵建设,探寻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未来特色化发展之路。

(二) 中观层面: 社区加强各类建设

1. 构建“县-镇-村”三级社区教育文化传承平台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需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进行开展。“县(社区教育学院)-镇(乡镇社区学习中心)-村(村屯社区学习中心)”自上而下的三级社区教育文化传承平台较好地解决了社区教育管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为社区教育的良好开展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提供保障。“县-镇-村”三级社区教育平台应始终坚持为民族地区社区所有成员服务,有效开展“非正式、非正规”的教育学习活动,促进社区与社区居民的共同发展。在参与社区学习及发展活动的过程中,居民进一步提升了个人的生活质量与素质。“县-镇-村”三级社区教育文化传承平台应致力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推动广大群众综合素质有效提高以及传承民族地区优秀传统文化。

2. 打造民族地区社区文化传承场

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是文化传承场。由于传承是指人习得文化和传递文化的总体过程,所以一切人与人、人与社会接触的空间组合都称为文化传承场^[25]。首先,社区应改造原有的文化传承场,如中小学校、老年学校、乡镇文化技术学校等,整合各种特色资源并将其融入社区教育,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活动。其次,社区应建造新的文化传承场,如书法绘画展、山歌协会等,鼓励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办文化工作室,丰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3. 构建专业化社区教育教师团队

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对民族地区优秀文化传统、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学习需求有着很深入的了解,因此社区教育应重视发挥中小学教师的作。首先,以中小学教师为基础,同时吸收民族地区的民间艺人、文化社团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现有师资,借助社区教育教师专业培训促使其专业化成长与发展。其次,引进具有专业背景的社区教育工作

者,并对其进行本土化引导。二者相结合,组建一支专业化的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专兼职师资队伍。

4. 构建民族地区数字化服务平台

在“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下,社区教育应进入数字化发展阶段,构建数字化学习平台。数字化学习平台具有多媒体、超文本、虚拟仿真、远程共享等优点^[26],尤其是在受疫情的影响之下,线上教学成为新常态,构建社区教育数字化服务平台是当务之急。首先,应利用手机APP、QQ、微信公众号、学习网站、微博等新媒体搭建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数字化服务平台,定期在平台上宣传社区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其次,利用网络技术制作微课、慕课等网络课程以供社区居民学习,并积极开发优质课程,不断完善优质网络课程与学习资源的建设。最后,利用社区教育云视课堂进行授课与学习,学习发达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社区教育的先进经验与技术,完善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现代化、数字化的发展与建设,实现质的飞跃。网络平台的运行与网络系统的建设最终需实现优质学习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广泛地传播,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受益。

5. 构建民族特色课程体系

社区教育的核心和载体是课程,课程直接影响着社区教育功能的实现^[26]。民族地区社区教育课程的设计与开发应以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导向,把握当地居民的学习需求、资源情况和民族文化特色,有针对性地构建能满足社区居民学习需求和促进社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课程体系。首先,民族地区社区应通过发放问卷、访谈等方式对本地区居民和相关平台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以便清楚地了解当地居民的学习需求及当地的民族文化和特色资源。其次,根据调查结果,依托专业团队研发课程、制作课件、编写相应教材,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社区教育课程并形成体系。

6. 构建民族地区社区教育评价体系

评价是检视社区教育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或达到什么程度目标的过程,包括评价内容和评价主体^[26]。其中,评价内容应是对社区教育目标的制定、社区教育结构的组织、社区教育课程的内容、社区教育实施的效果等全面科学地评价;评价主体也不应只有社区教育专家、社区教育行政人员和社区教育教师组成,还需要社区教育学习者、给予社区教育支持与帮助的各平台等共同参与。首先,民族地区社区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立社区教育评价指标,维度的划分可以邀请社区教育专家、高校研究机构、社区内的专业团队等进行研发确定。其次,民族地区社区应邀请参与到社区教育中的全体成员以及给予帮助的政府、平

台对社区教育进行评价。只有通过对社区教育实施“全程评价”和“全员参与评价”,构建并健全民族地区社区教育评价体系,才能切实提高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质量。

(三) 微观层面: 个人转变思想观念

1. 树立终身学习意识

教育应当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密切联系生活,伴随并贯穿于人的一生。教育的目的是为获得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潜力,这种潜力会在将来作出贡献^[27]。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所有人都应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并不断发挥潜能追求自我实现。只有彻底改变自身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达到目的。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应当改变自身的学习观念,树立终身学习意识,树立全民教育的理念,提高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努力实现自我提升。

2. 勇于担当传承使命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满足着人们的需求。教育指向人的生命,目的是唤醒人的生命自觉意识;文化是镌刻在人生里的符号,通过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实现生命符号的自觉流动。文化的兴衰与每个个体密不可分。社区居民作为本民族的一份子,应主动担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文化传承的过程也是个人生命价值自我实现的过程。社区居民应提高参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自觉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社区教育活动进行广泛宣传,努力构建高聚合情感的学习共同体,共刻生命成长的印记。

六、结语

社区教育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应将社区教育与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有效结合,通过社区教育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社区、平台等多方力量的共同保障。首先,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民族地区社区教育需构建政策法规保障体系,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法规以引导和确保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良好运行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法治化道路势在必行;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平台为支撑,开创三方联动和多方协同发展的新局面,为社区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驾护航;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构建社区学习共同体,促使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传承的氛围产生积极的辐射效应;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打造社区教育特色品牌,提升文化实力。其次,社区应加强各类建设。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构建“县-镇-村”三级社区教育

文化传承平台,改革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打造民族地区社区文化传承场,丰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构建专业化社区教育教师团队,组建一支专业化的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专兼职师资队伍;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完善数字化建设,在“互联网+”行动以及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社区教育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依托当地的民族文化和资源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课程体系;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应构建相关教育评价体系。最后,个人应转变思想观念。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应该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并且勇于担当传承使命。

时代的不断进步对社区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龙胜各族自治县实施的“农村社区学习中心”(CLC)项目实验从稚嫩走向成熟,探索出了一条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之路。龙胜现已成为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与国际社区教育初步接轨。龙胜县社区教育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成绩将为龙胜与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崭新的民族地区社区教育模式也将成为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新亮点。

【参考文献】

- [1] 桑新民. 后疫情时代: 探究返璞归真的教育创新系统工程[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45-58.
- [2] 教育部.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EB/OL]. [2022-01-26].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fbh/moe_2069/xwfbh_2016n/xwfb_160729/160729_sfcl/201607/t20160729_273300.html.
- [3]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等九部门. 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EB/OL]. [2022-01-26]. http://jyt.gxzf.gov.cn/zfxgk/fdzdgknr/tzgg_58179/t3126076.shtml.
- [4] 黄河. 广西城乡社区教育创新研究与实践[J].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1(1): 44-51.
- [5] 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01-26]. http://www.gov.cn/xinwen/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 [6] 刘建军. 论中国社区精神[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22-42.
- [7] 宋倩雯.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教育实施路径研究[J]. 中国成人教育, 2017(11): 144-146.
- [8] 黄苏萍. 社区教育促进传统文化传承的实践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 职教通讯, 2018(13): 63-67.
- [9] 刘远杰, 孙杰远. 我国民族教育视阈中的文化认同及其“文化”释义[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 8-13.
- [10] Will Kymlicka.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1] 赵世林. 论民族文化的本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3): 10-16.
- [12] 叶忠海. 社区教育研究[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1.

- [13]张诗亚. 活的教育与教育学的活[J]. 西南教育论丛, 2005(4): 1-3.
- [14]费孝通. 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0.
- [15]王军, 董艳. 民族文化遗产与教育[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 [16]杨玢. 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面向[J]. 青海社会科学, 2021(2): 21-27.
- [17]李恒广, 张毅. 我国社区教育立法现状及完善建议[J]. 成人教育, 2021(5): 33-37.
- [18]朱胜晖. 云南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发展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6.
- [19]李春鹏, 孙世虹. 边疆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特色发展路径研究——以广西为例[J].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8(6): 92-95.
- [20]袁凤琴, 李欢, 胡美玲. 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民族文化遗产“G-S-E”内生型发展模式构建[J]. 民族教育研究, 2019(5): 119-125.
- [21]杨杰军. 龙之脊上歌声扬社区教育谱新章——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民族文化遗产的农村社区学习中心(cle)项目实验的探索[C]//社区教育(2017年8月), 2017: 24-29.
- [22]解惠惠. 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问题与策略研究[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0.
- [23]陶自祥. 论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价值认知——基于云南的考察[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4): 54-62.
- [24]张裕萍, 王仁琰. 新时代社区教育的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向[J]. 继续教育研究, 2022(2): 29-34.
- [25]赵世林. 民族文化的传承场[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1): 63-69.
- [26]李俊才, 霍玉文. 广西社区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27]林荣日. 教育经济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47.

The Current Dilemma and Practical Path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heri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thnic Areas ——Take Longsheng Autonomous County in Guangxi as an Example

YUAN Lei¹, SUI Danni¹, ZHANG Xu², ZHOU Hanyi¹

(1.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2. Guilin Tourism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community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s give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inherit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thnic areas become a new theme of The Times. Firstly, the necessity of inheri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thnic areas is expounded. The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difficulties in community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currently, such as inadequate policy and regulation guarantee, imperfec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un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unprominent functional orientation.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Longsheng ethnic autonomous county, the practical path is put forward from the macro, middle and micro levels respectively. At the macro level, the community education policy and regulation guarantee system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should be constructed, the “government – community – platform” tripartite linkage model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should be built, the community learning communit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should be constructed, a characteristic brand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should be built. At the middle level, a three – level community educ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platform of “county – town – village” should be built, community cultural inheritance field in ethnic areas should be built, professional community education teacher team should be built, digital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in the ethnic areas should be constructed, curriculum system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bui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n ethnic areas should be constructed. At the micro level, we should establish a sense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shoulder our inheritance miss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Ethnic Areas; Community education; Community education in Ethnic Areas; Cultural Inheritance